



▲ 李游宇正在创作近影

► 满叶绣球瓷瓶造型图



► 满叶绣球瓷瓶造型图

本版图片均受访者提供

► 汉光瓷碗造型图



# 瓷土里面博览时尚

◆ 忻牧

十里南京路,承载着上个世纪的繁华与这个时代的风潮。一个关于古典与时尚的展会正在这条闹市华街上悄然举行。它是南京路的一个缩影,又像是它的放大。或许北京不一定能遇上西雅图,但在这个名为“百位新锐陶瓷艺术家作品展”上,新锐风潮一定能遇上古老文化。在那里,你将看到过去与未来的融合,感受到现代与古老的碰撞。那是古老梦境,亦是现代童话。

## 忽入桃源,穿梭时间轴

一踏进南京东路 558 号“上海陶瓷博览中心”四楼,灯光忽然昏暗了许多,像是忽入桃花源,没有了讨价还价的嘈杂,没有了珠光宝气的铜臭,有的只是造型各异的瓷器。它们安静地端坐在那里,仿佛等待了百年,只为看客们的一次回眸。

陶瓷是陶器和瓷器的总称。中国人早在约公元前 8000 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发明了陶器。英文中的“china”既有中国的意思,又有陶瓷的意思,清楚地表明了中国就是“陶瓷的故乡”。

展会中所展示的作品都是出自一百位新锐艺术家之手,这些形态不一的瓷器,有的作为瓷板画被悬挂在墙上,有的作为雕塑作品陈列于展台,部分生活器具类的陶瓷作品被置放于玻璃柜架中供人欣赏。虽

然此次展会规模不大,展出作品不多,但却像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时间轴,让我们隐约看到了中国陶瓷发展的全过程。

夏朝以前,瓷器主要用于生活器具,到了秦代,除日用餐饮器皿之外,祭祀礼仪所用之物也大为发展。而将瓷器推向圣坛,披上宗教外衣的则是六朝时期。它们不再仅仅关乎于柴米油盐,它们被赋予信仰,向后人昭示着那个时代的虔诚。

在此次的展出中,不仅有回归原始的生活器具,也有彰显现代陶瓷设计工艺的装饰性作品。而其中的传统佛教题材再次出众,比如用小颗粒相拼成一幅女人头像,通过材质,表现版画的风格;有的在泥片上雕刻后,作综合装饰处理;还有的运用艺术形式的对称、对比、夸张手法,在中国元素与当代艺术之间寻求融合要素,表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。

## 当新锐思潮遇上古老文明

走着走着,仿佛置身于陶瓷的梦境中。突然,一声狗吠把我叫醒。这件名为《花花幼稚园》的作品由谢璇完成,创作者运用广角变形的形式做特写,使一只小狗憨态可掬的神态跃然于眼前,这样的处理不仅使冰冷沉静的瓷器有了温度与活力。同时,也在漫不经心中将时尚与古典巧妙融合,给

人一种后现代的观感体验,赋予了这千年古瓷新的艺术语言。

由于瓷器本身的优雅特质加上展会大气古典的布置,整个展厅散发着一种宁谧的气场。而一条青鱼却为这份安静增添了一抹明丽的动感之美。它向左摆动尾鳍,活灵活现,活泼体态赋予了这件名为《畅》的雕塑作品,蓬勃的生气与别样的美感。虽然一不小心打破了展厅的宁谧氛围,却也聪明讨巧地吸引了人们的驻足。

瓷器在大多数人眼中是一个太过鲜明的东方符号,也许我们常常会先入为主地认为只有古典的、雅致的才是瓷器应有的气质。但展会中的这只狗、那条鱼却给了我们有了另外一种启发,他让我们看到了瓷器生活化、现代化的一面。如果说此次大赛的一等奖作品《初》与《青瓷高足碗》是对瓷器古老文化的回归,那么像《花花幼稚园》这样的作品便是对中国瓷文化的一种传承,一种创新。

旧的艺术是传统,新的艺术是时尚。当传统遇上时尚,这样的结合看似矛盾,实则展现了艺术家们不断探索、勇于突破的魄力与勇气。只有扎根于传统,同时又从新的时代获取新的养分才能成就传奇、缔造经典。如果你还惊异于新锐思潮与古老文明的相容与共生,那么就来这里找答案。

(作者为本刊特约评论员)

## 采访后记

# 与陶瓷不解的缘分

或许李游宇从一出生就注定了他与陶瓷不解的缘分。

1954 年,李游宇出生在湖南省岳阳县的一个书香之家。这是一个与陶瓷颇有渊源的风水宝地。早在唐代,岳阳就以岳州窑烧造的陶瓷而闻名于世。

从第一次的大学本科专业课到现在的汉光瓷工作室,李游宇与陶瓷已经打了近四十年的交道。如今他的首創汉光瓷已被海内外公认超越了中国明清官窑瓷器,达到当今世界瓷器的最高水准。

这四十年中他有过执迷有过怅惘,但那个关于陶瓷的中国梦却支撑着他越走越远,从未停歇。

1989 年,李游宇被作为交换教授,被派到日本大阪艺术大学讲授中国陶瓷。讲学过程中,每每提到中国陶瓷的悠远历史,李游宇都会慷慨激昂,但涉及现代陶瓷的部分,他往往感到汗颜。在拜访日本现代陶瓷的鼻祖山田光时,一句来自于山田光对于中国现代瓷器的质疑,重重地砸在李游宇的心上,对于李游宇来说,这种诘问虽痛,但早已复刻入灵魂不服输的倔劲儿,更加坚定着李游宇振兴中国现代陶瓷业的信心。

从那以后,李游宇开始重新思考中国现代瓷器的出路。而一次日本的陶瓷实践课时给了他当头棒喝,他如梦初醒:原来中国现代瓷器的症结在教育,而教育的症结在模式。

回国后,他开始潜心于中国现代陶瓷的创新性探索。为了站在前人的肩膀上,李游宇再度重走各大陶瓷产区,解读历代官窑,遍访民间艺人,挖掘瓷艺精华。最终实现了传统瓷器在技术和工艺上的创新,巧夺天工的汉光瓷横空出世,受到了国内外陶瓷界的瞩目与追捧。

此时的李游宇并没有为如今的成就就此驻足,他清楚地知道要实现中国瓷器的振兴,仅凭他一人之力是远远不够的,这需要一代又一代的专业性人才前仆后继的努力。日本的经验告诉他,过去师傅带徒弟父亲带儿子的传统模式必须打破,而各高校现行的理论高于实践的教学方法也有待改进。所以,李游宇开始践行工作室制,为新一代的中国瓷人提供了更多的动手机会与创作空间。

而此次“百名新锐计划”正是他为年轻的中国瓷人提供的一个展示平台,李游宇说,上海陶瓷博览中心提供平台,就是让青年艺术家直面市场,把精力真正集中在陶瓷创作上,而不是放在市场运作上。

当然,功夫不负有心人,在这次的展出中,李游宇看到了希望,他欣喜地发现,此次的展出,“近亲繁殖”的关系已经开始动摇,一代有文化、有思想的青年人正成为主力军。李游宇说,这才是中国陶瓷未来的希望。

在这里,我们分明看到一位大师为梦想的执着,为振兴中国陶瓷的担当。当然,这步棋,更让人们看到了中国现代陶瓷的明丽未来。

# 文化发展离不开传承

## ——对话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李游宇

本刊评论员:在这次的“百位新锐陶瓷艺术家作品展”中,您个人看好哪一幅作品?

李游宇:每一幅作品各有特色,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一幅《九安图》,他的背景是泼彩不是泼墨,浑然一体,结合很好,形成很完整的表现手法。

本刊评论员:您一直主张“瓷器就是时尚”,对这话您是如何理解的?

李游宇:在时尚的理念下,对瓷器的认识不再是传统的概念,其创作也要超越传统文化符号,从文化的精神层面进行再设计。如在瓷器上画花卉,古人会将其画得栩栩如生,但现代人可结合绘画技艺与烧制工艺使其呈现出“装饰”味道。这既保留了传统的画花卉特色,又通过现代意识将其再创造,让人产生时尚的感觉。在这样的理念引导下,对传统文化的再创造就变得有迹可循。

本刊评论员:最近几年,您创作了很多大幅瓷板绘画作品,其中《冰雪世纪》以赠予美国总统奥巴马而出名,在这“冰河系

列”作品中,您是如何寻求突破,将传统与创新有机地结合起来?

李游宇:在这一系列作品的创作过程中,我做了许多实验性的尝试,也失败了很多次,虽然我采用的是传统粉彩的材料,但在工艺手法上进行了创新。我把有光泽度的瓷板用粉彩彩料玻璃白打底,使画面呈现柔和亚光的质感。而且,整个画面自始至终只用了一种灰黑色,如同素描般反复几十遍,层层叠加,层层晕染细化,再加上粉彩本身具有立体感,使画面效果产生微妙的厚度,这刚好符合我所要表现的一个混沌的世界。

本刊评论员:作为一名艺术家,您是如何建立自己的语言体系?

李游宇:瓷绘是材料工艺与绘画艺术相结合而形成的一种艺术形式,具有特殊的艺术语言和工艺语言,这种语言是我多年来一直思考的问题,首先是作品的美学定位,从我的作品中既能看到许多中国传统绘画的表现方法,也糅合了一些现代艺

术的元素,但绝不是简单的拿来主义或是生硬拼凑,而是加以消化和吸收后灵活运用,他一定是区别于国画家和油画家、装饰画家。为什么?因为我把工艺的东西和陶瓷的东西很强化,它一定是独立存在的,不是别的东西能够取代的。另外,我认为任何文化的发展离不开传承,而我需要做的就是将中国传统工艺结合现代人的审美意识,最终形成能被大众所接受的“雅俗共赏”的装饰审美风格。

本刊评论员:一件好的瓷器工艺品应该具备哪些特质?

李游宇:具体来说,第一个它的材料,第二个它的工艺。第三个它的设计,这三者缺一不可。就目前现状而言,中国瓷器有一个提高的过程,一件艺术品不代表瓷器的水平,只能代表艺术家的风格。所以我认为我们要多培养技师,但是现状是很多本科生与研究生出来并不想做技师,只想做“大师”,所以让我们看到了教育的另一个弊端,现在的学生只会纸上谈兵,实践太少。